

中國經濟論文集

第三集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Institute of Chinese Economic Information)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中國經濟論文集

第三集

每冊實價柒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中國經濟情報社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目 次

總 論

1. 目前研究中國經濟的目標..... 1
2. 中國國民經濟的總動員.....11
3. 國民經濟建設的先決條件 18
4. 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25
5. 華北經濟的殖民地化34

貿 易

1. 論貿易出超.....45
2. 談談德偽商務協定.....54
3. 蘆鹽輸日的意義.....62
4. 驚動全球的華北走私問題.....70
5. 過去抵貨運動給與敵人的打擊.....80

工 業

1. 中國煤礦業和煤業會議.....87

2. 中國鋼鐵資源與鋼鐵工業	95
3. 中國棉紡織業的新趨勢	103
4. 中國的絲繭業	112
5. 中國的糖業問題與國糖產銷協定	120

農 業

1. 談中日棉業合作	131
2. 私有？村有？國有？	138
3. 土地村公有方案的實際意義	153
4. 農本局的性質和前途	169
5. 中國當前的災荒問題	180
6. 本年內幾種農民糾紛的研究	190

金 融

1. 幣制改革以後	201
2. 中國跌進英鎊集團以後	210
3. 中美白銀協定的透視	220
4. 中美會談與新幣制的前途	229
5. 評“對於增加籌碼問題意見書”	238
6. 從“物產證券”談到一般的貨幣理論	247

財 政

1. 由平時財政說到戰時財政	265
----------------------	-----

- 2. 非常時財政問題的再檢討 …………… 276
- 3. 中國的新公債案與財政 …………… 287
- 4. 所得稅的開徵及其前途 …………… 295

交 通

- 1. 論鐵路建設與鞏固國防 …………… 305
- 2. 論滄石路的建築 …………… 312

東 北

- 1. 東北勞動大眾的亡國奴生活 …………… 317
- 2. 東北農民的生活和奮鬥 …………… 331

目前研究中國經濟的目標

錢 俊 瑞

在今天中國正由一個半殖民地急速地變爲完全的殖民地，同時全國規模的對敵人的武裝搏鬥快要爆發起來的時候，我們來研究中國經濟到底應當而且必須研究些什麼呢？一句話說完：我們要研究全民族對敵抗戰的物質（或稱物資）與社會的基礎。詳細點說，我們第一要研究：在某帝國主義對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侵略之下，中國的各個民族和各種社會成份，那些一定會參加抗敵救亡的陣線，那些可能參加這條陣線，而那些定然會參加敵人和漢奸的陣線；第二我們要研究中國現有的資源和生產裝置應當怎樣配合着全民族的抗敵戰爭，進行必要開發和動員，來保證抗戰的勝利。

有一些中國的‘正統派’經濟學者到今天還在那裏背誦亞丹斯密列嘉圖的原理，捧着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講義，跑上講台，跑下講台。這些先生們不是有意地在替我們民族的敵人作理論上辯護，便是無意地作成了民族敵人的俘虜。這種現象當

然是可恥而又可悲的：然而這種可恥和可悲的現象却有它一定的社會根源，那些“金裝”了的經濟學者到今天還沒有觸到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大眾瘋狂的掠奪，到今天還沒有聽到和見到中國大眾救亡的呼聲和行列（更不要說他們會參加了），他們的利益依然安穩安放在銀行和最高學府裏面。他們今天所要求的只是如何在“滔天皇恩”之下，讓他們的金屋殿堂繼續存在，因此他們願意捧着那些經濟學上的陳言爛說，來討好敵人，包庇自己。他們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來證明敵人的侵佔我領土，虐殺我人民之為合理；用自由貿易來解釋敵人侵奪我市場，甚至用走私來踐踏我市場，是一種‘科學的行為’。他們否認貨幣權爭奪的理論，來掩護敵人和其它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財政金融的進攻；他們又用經濟發展程度決定民族興亡的機械理論，來證明敵人滅亡中國是‘天演公理’，而中國民族的淪亡也是必然的歸宿。我們知道那些稍有‘良心’的學者可以不看到東北四省的淪陷，可以不看到華北內蒙的被敵人武裝佔領，可以不看到幾千萬同胞的被人奴役和屠殺，然而他們不能不看到平津學校的被人勒令遷移，華北各校校長和教授的被人驅逐；因此他們也就‘不禁有動於中’，背棄他們一向保持的謬說，同情於救亡的正確理論和行動。然而另外竟有些恬不知恥的名流學者，在此情況之下，竟還能運用其腐朽的經濟理論來奉迎敵人的意志。李權時博士的中日經濟提攜

論，便是著名的例子。

另外有一部份經濟學者，他們往往滿足於背誦新政治經濟學的法則，他們只想努力研究商品價值，資本的構成，生產的過程乃至地租理論。等到他們一接觸到現實問題，不是感到頭痛，便是覺得生疏，他們不曾而且往往不願參加實踐的過程，增進和糾正他們現實的認識，結果他們所習知的理論，就變成死板的教條，而無補於問題的解決和現實的改造。

此外，國內還有一部份經濟學者，他們站在科學的經濟學的立場，在發掘中國社會機構的內層，確定中國社會的性質，由此而說明中國社會改造的方向、任務、和動力。這種可敬的工作對於中謫求取解放的大眾的確已經有了不可抹殺的貢獻；同時在中國學術界上也已經樹立起輝煌的界碑，然而在今天，當我們的民族敵人正在張牙舞爪，滿想一口氣把中國吞滅，中華民族已經站在不求生存便是立即死亡的最後關頭的時候，這些學者在研究領域中的努力是不是已經算足夠了呢？

我們說，還沒有，而且差得還遠。第一，他們還沒有把國內社會改造和民族解放的任務正確地統一起來，尤其是還沒有把民族解放的任務提到澈底解決中國問題的第一位。我們知道，這不僅是個疏漏，而且是個很大的錯誤，我們試問：在目前中國正從一個半殖民地變成完全的殖民地時候，還有什麼會比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更加神聖，更有決定的重要性呢？

我們能夠設想在最大的民族敵人沒有給我們擊潰以前，我們能夠求得全般的社會解放嗎？我們知道，這是決不可能的。恰巧相反，我們主要的民族敵人一天沒有消滅，他們對於我們的生存權利便一天剝奪一天，他們對於我們要求解放鬥爭的壓迫，便一天兇過一天，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來放過我們民族最大的敵人，關起門來大談其在裏面改造的工作。當然我們在這裏又決不能機械地把民族解放的任務高高擡在半空跟社會改造的內容隔離起來。我們應當了解民族革命和社會改造兩者之間，有其有機的不可分的聯繫。從上面所說，我們知道，社會改造一定要跟着民族革命前進；現在我們要說，民族革命一定要社會的改造來充實牠的內容，保障牠的勝利，因為脫離社會改造的民族革命只是殖民地一部份有良心的統治階層的幻想；牠是得不到大眾的參加和擁護的，因此也就是沒有動力的死東西。

我們不能否認，過去一部份經濟學者的所以不談民族解放的確是因為他們在有意無意地之間，已經受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偏見的影響。他們怕談民族獨立與自主的問題，為的是他們怕被人家“貶”做民族主義者。他們怕說民族革命，為的是他們怕人家罵做抹殺社會革命的混蛋。他們甚至不敢設想中國是一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他們“科學的頭腦”命令他們只能設想中國只是一個“社會”，一個由幾個階級和階層組成的社會。

實際上這種了解可以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中國是這麼一個社會，這是不錯的；然而中國却同時又是一個民族，又是一個具備着各種必要條件的國家。如果有人只認識到民族是個整個，只知道誇揚自己民族的優點，竭力要造成本民族對於別個民族的壓迫，那末他們只是侵略的民族主義者，他們跟求取民族的獨立和自主是無與的。同時如果有人只能抽象地了解到國家是超乎一切的權力，竭力想法擴充本國的領土，發揚本國的風光，那末他們只是偏狹的愛國主義者，他們跟維特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也是毫不相干的。當然，無論侵略的民族主義者也好，偏狹的愛國主義者也好，他們都是承認侵略是合理的行為，因此他們生長在帝國主義國家，便是徹頭徹尾的侵略主義者；而一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却又往往搖身一變，成為投降主義者的尾巴。

我們當然願意那些偏狹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能夠為我們民族的獨立和祖國的解放而努力，而奮鬥，然而我們更希望他們能夠擺脫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觀點。站到正確的把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的任務看做密切不可分離的觀點方面來。我們不怕承認中國是一個民族，恰恰相反，我們還誇耀我們這個古民族的光榮和優越，我們還熱愛我們的祖國；我們要憑着這種誇耀和熱愛，來摧毀我們民族的內外敵人。我們認為，我們光榮的民族，我們偉大的祖國，在這一世

紀來已經受盡帝國主義者獸性的踐踏和國內奸細們無恥的污辱。我們固然看到，假若一個民族正在壓迫別個民族，那末這個民族本身一定不會是自由的民族；同時我們更能看到，一個被壓迫的民族，那就更談不到自由，反之，牠是受到內外敵人的雙重壓迫，因此被壓迫民族的大眾首先就應當團結整個民族的力量，打擊內外的敵人，以求自身的獨立與解放。

沒有全般地充分地把民族解放的任務擺到第一位，同時沒有把這任務和社會改造的任務有機地聯繫起來，這是目前一部份進步的經濟學者所犯的第一個毛病。

第二，那些經濟學者在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的研究上確用過很大的功夫，特別從兩次熱烈的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以來，一般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對於中國經濟的結構，確乎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認識。這種研究的成果一面是最近十年來社會實踐的結果；同時又使這種實踐推進了一步。

然而不幸很很，我們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因為研究材料的缺乏，特別是因為自身實踐的不夠，對於最近期內——或是說，或一九三一年以來社會經濟的變化，並沒有給以正確的評價。在這時期，中國正從一個半殖民地變成完全的殖民地，這種情勢的急轉直下已經使得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起了很大的分化，各個階層之間的對比也有很大的變化；這獨分化和變

化對於反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陣線的建立，可以說是非常有利的。

首先我們要說民族資本的陣營裏面所起的變化。過去我們認定：外國資本強烈的壓迫使得我們的民族資本，失去獨立發展的可能；同時國內革命勢力的發展，又剝奪了民族資本反抗外國資本和削弱封建勢力的最後勇氣；結果我們的民族資本爲要維持其豐厚的利潤起見，爲保證牠自身的存在不受致命的打擊起見，就很自然地向外國資本投降，向封建主義妥協了。

這一種對於中國民族資本的估量到現在是不是還算正確呢？是的，這種估量在基本上還是正確的；然而估量得並不夠，特別在政治的意義上是不夠的。我們知道從一九三一年以來，中國所受某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進攻，已經使得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碰到了最後的危機，這其間大部份民族資本家也早已感到致命的威脅。不消說得，日本的資本靠了牠雄厚的軍事政治力量，向中國國民經濟進攻，結果民族資本的陣營，在他們沒有重新英勇地參加廣大的反×民族陣線之前，只有被打得七零八落，毫無存在的餘地。在另一方面，民族資本買辦化的必要雖然增加了，可是，買辦化的可能却在一天天減少，因爲第一，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一天天趨於獨佔，其他帝國主義已經遭到最後的排擠；第二，某帝國主義

對中國的統治一天天在採取直接統治的方式，買辦資本的功
能已經在一天天縮小。這樣中國民族資本在牠主觀上已經碰
到一條死路。

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民族資本，甚至於一小部份的買辦
資本（特別是那些給某帝國主義以外的帝國主義謀利的買辦
資本），對於某帝國主義的進攻，可能不立即投降，而且有參加
整個民族反×陣線的可能。日本在華的猖狂走私，迫得全中國
的民族資本家不得不起來作最後的吶喊，這不是明顯的例子
嗎？

其次，我們要說到農村中間的地主和富農。不錯，中國
的地主和富農到如今還是用着半封建的剝削方式（富農是有一
部份是用資本制的）收奪下層農民的血汗，特別是土地，他們
還是國內封建勢力的主人翁。然而我們單是這樣估量是不是
夠了呢？不，還是不夠的。在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掠奪正在
猖狂進行的時候，中國的地主，特別是富農，是可能起着某種
程度的反抗作用的。對日本的軍閥和資本家搶到了我們的東
北四省以後，一面實行大規模的武裝移民，一面便隨意沒收當
地人民所有的土地。東北的地主和富農在這裏所受到的損失
和威脅，使他們部份地可能同情甚至參加當地大眾對某帝國
主義的抵抗。在關內的富農，他們的經濟狀況一天天在惡劣
了，同時他們以小資產者的資格可能蘊藏着一種熱烈的愛國

情緒，而參加反抗國外民族敵人的民族陣線。

所有這些，我們前此都沒有周詳地估計到，而這種新的估量，對於目前正在進行着的決定民族存亡的決戰，却有非常大的意義。因此我說，我們的經濟學者對於最近期內中國社會成份的比重及其地位的變化並沒有去充分的估計，確是個很大的缺點。

第三，我們研究中國經濟的夥伴們在過去曾經集中他們的力量在中國社會經濟關係的分析上面，這本來並沒有錯。然而我們在目前却要提出我們新的任務，我們必須用更多的注意來研究中國資源的分配，生產以及金融交通運輸的技術機構，爲的是要完成我們經濟上的總動員，保證我們對敵人抗戰的勝利。這個新的任務在我們目前的研究工作裏面，不僅應當佔到一角地位，而且應當佔到主要的地位。我們爲要完成這個任務，我們一定要糾正過去把技術的範疇和社會的範疇機械地對立起來的錯誤，我們一定要從民族總動員的觀點，分析社會和技術的構成，而把社會關係和技術關係正確地聯繫起來。

末了，我們得重新申述，空前的民族危機和中國大衆爭取解放的鬭爭已經將一種最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全國人民：我們應當怎樣勝利地開展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一切研究中國經濟的夥伴們，應當在這個總的任務之下，規定他們自身應做的和必須做的工作。這個工作就是研究中華民族對敵抗戰的物

資和社會的基礎。

我們就在這樣嘗試着。

(附註)本文是著者新著‘國防經濟論’的緒論，全書在編述中，最近可出版。

中國國民經濟的總動員

錢 俊 瑞

我們在‘永生’第二期說過，假使我們的確能夠向我們頂主要的敵人抗戰，那末最後勝利的把握一定是在我們手裏。我們在那裏曾經指出某帝國主義在技術經濟上的缺陷，特別是社會內部的缺陷，會最後粉碎他們一口氣吞滅中國的野心。

但是我們絕對不是樂觀的定命論者，我們決不會抄襲那些‘中國民族無論如何不會滅亡’的呆子理論，來安慰自己，來欺騙別人。某帝國主義決計不是元代的蒙古遊牧民族，牠也決計不是十足封建的滿洲民族，牠之侵略中國在意義上跟蒙人滿人‘入主中原’根本不同。某帝國主義雖然跟我們‘同文同種’，‘誼同袍澤’，然而爲要滿足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慾望，爲要延續和擴大他們軍閥資本家的統治起見，他們是會‘大義滅親’的。所以，儘管中國具備戰時的各種有利條件，然而倘若我們富裕的資源儘是躺着不動，或是被人家‘鯨吞蠶食’，我們廣大的人力，儘是聽便人家用毒物斷喪，用槍炮來轟炸；我們比

某帝國主義好過百倍的社會基礎，只是長此自己戕害下去，那末中國終有滅亡的一天。

要求我們的生路，而且要使我們中華民族“永生”下去。我們從此刻起，便要在各方面動員起來，對我們的主敵作殊死的抗戰。我們立刻要動員全中國的物力、人力、財力、在一個集中的目標之下，有計劃地有組織地進行決定我們命運的工作。

全部國力的動員應當包括陸海空軍的軍事動員，全國文武機關人員的動員，整個國民經濟的動員等等。在這樣一篇短文章裏，我們當然不能說到全部國力動員的計劃，這裏我們所要說的，只是國民經濟動員的計劃，而且只想在原則上指出幾點比較重要的地方吧了。

誰都知道，一個現代的戰爭，決不是單單前線士兵的戰爭，而是整個前方和後方的“拚命”。戰爭的技術愈是『新法』，戰爭的規模愈是廣大，戰爭的時期愈是長久，那末決定戰爭勝敗的重心，越是從前方移到後方，越是從前線士兵的廝殺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交鋒”。我們從“一二八”的經驗來看，從阿比西尼亞的長期抵抗來看，我們一定能夠推想到，倘若全國上下決心抗戰，那末未來的戰爭，一定是大規模的長時期的戰爭。因此，全國人力和各部門經濟的健全的動員，在未來的戰爭中間，的確是有決定的重要性的。

講到全國經濟動員的計劃，我們要提出一個最高的原則，